

第 一 部 分

——高尚的迪德斯^①之子 你为何打探我的家世？
人种纷繁复杂 犹如树叶之多种多样。

《伊利昂纪》第六幕

^① 迪德斯：古希腊埃托利亚地区卡利通的传说中的国王。

蒙昧时代

在一部旨在与本书组成姐妹篇的作品中，我曾试着追溯“美好时代”的一对夫妇——我的父亲和母亲，然后从他们再往上去追溯在19世纪的比利时安家落户的母亲先辈，随后再稀稀落落地、粗线条地往上追溯到洛可可式的列日，甚至追溯到中世纪。有这么一两次，通过努力地想像，我一下子想到不再在一个家族历史硬邦邦的绳索上停留，而试图跳跃到罗马时期或先罗马时期去。在这本书中，我想采用相反的办法，直接地从遥远的未经涉猎的地方出发，最后逐渐缩小视野（但仍是精确的），更多地集中于人物身上，直写到19世纪的里尔，直写到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个大资产者和一个坚定的女资产者——那对体面而不太和睦的夫妇，最后再写到我的那位老遭放逐的父亲，再写到一位小姑娘，她在1903年到1912年之间在法属弗朗德勒的一处丘陵学习生活。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也许我将继续写到1914年，写到1939年，一直写到写不动了为止。大家等着瞧吧。

这个家族，或者说这些家族，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我的父系家世，我将试着超脱地去处理他们，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对于无限的时间而言，他们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已不复存在的人、这些尘埃，让我们跨过他们，直达尚与他们有关的那个时代吧。对于背景时代，我们也同样处置：关于那个车站广场，

列日：比利时城市名和省名。

那个里尔的城堡，或者那个巴伊厄勒钟楼，那条“贵族派头”的街道，以及人们在反映当地奇观异景的古旧明信片上所见到的那座古堡和那个公园，我们把它们全丢在我们身后。我们就算是从先前属于（北方省份是从现在德国的视角出发的）西属荷兰的这个北方省份之一角起飞，然后，往上飞到勃艮第公爵、弗朗德勒伯爵、纳斯特里和比利时高卢王国的一小块土地，在它还没有居民、默默无闻的那个时代，让我们在它的上空飞翔吧。

“在混沌未开之时，拉辛^①的那个被告在其喜剧性辩护词中煞有介事地说道：“律师，啊，我们直接说到大洪水^②时代吧！”法官憋住一个哈欠叫嚷道。但这里确实是牵涉到洪水，不是指神话传说中淹没了地球的那个洪水，甚至也不是民间传说说得神乎其神的任何地方的大水灾，而是那些记不清年代的大海潮，它们在几百年中，把从灰鼻角到泽朗德岛的所有海岸覆盖，然后退去，使之裸露。大海的这类吞噬最早是始自人类出现之前。长长的向东倾斜的沙丘随后在史前时期重又坍塌了，继而在罗马时代将要结束时再次塌陷。从阿拉斯到伊普尔平原，不顾我们的国境线，一直在向根特和布鲁日延伸；当你走在它上面时，你会觉得是在大海昨天退去明日可能会复返的凹地上行走。里尔、昂赞和朗斯附近，在被因过度开采而留下的腐殖土下，堆积着化石林，那是气候和季节更加记不清年代的另一个循环的地质的遗留物。从马洛雷班到埃克鲁兹，由大海和风所堆积的沙丘绵延起伏，但今天已遭破坏，一些漂亮的别墅、生意红火的赌场、精品屋或劣质品店，外加一些

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诗人。

大洪水：《圣经》上所说的挪亚时代的洪水。

军事用地耸立其上，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再过一万年将与大海缓缓侵蚀成沙的有机和无机物混在一起，难分彼此。

在另外一些人们可能会称之为丘陵的山峦中，有一座卡塞尔山，北边与四座山脉相连接，即弗朗德勒山脉中的猫山、卡迈尔山、红山以及我更感亲切的黑山——儿时我就在那儿生活过。它们突兀在这片低洼的土地上，山上的砂岩、细沙和黏土本身就是由沉积物变成的，新的海潮又把山石侵蚀成今天这样的水平地貌，它们那不太高的山脊就是见证。它们起始于泰晤士河流域向荷兰延伸的时期，那时候，连接欧洲大陆与即将变成英国的脐带尚未被剪断。从另外一些意义上说，它们也是见证。围绕着它们的平原被中世纪的僧侣和农民残酷无情地开垦了，但是，难以变为可耕地的高地却更多地保留着树木丛林。当然，卡塞尔山早就变成了秃山，被相邻的一个部落攻击，晚些时候又遭恺撒的大兵袭击的那个部落就在此建造难民营。定期的战争如同从前的海潮一样毁灭了它们。尤其是黑山，它得名于在 1914 年无聊的大屠杀之前便覆盖其上的那些深色的冷杉。炮弹改变了它的面貌，比摧毁我高祖父于 1824 年建造的城堡还要更加彻底。后来，树木逐渐地又长起来了，但是，却不再是杉树了，其他的一些树种接替了上来：类似我们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画家们的风景画背景中的那些黑色的冷杉不再占有得天独厚的地位了。想像破坏树林并想像未来有可能的造林都是枉然的。

但是，我们走得太快，我们在身不由己地把我们引到现在的那个斜坡上滑落。我们还是来观赏一下这片我们尚未扰乱的天地吧，这荒地间隔的数法里^① 长的森林，如今几乎是连绵不断，从葡

① 法国古里，1 法里约合 4 公里。

萄牙延伸至挪威，从沙丘延伸到未来的俄罗斯大草原。让我们在心中想像一下那片绿色的海洋吧，它并不是像我们大部分绘画描绘过的那样静止不动，而是在没被日历和钟表记叙的时、日、季的过程中移动着和变化着。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在秋天变红的早落叶的树木以及在春季里摇动着它们尚蒙着薄薄一层褐色新针叶芽的冷杉吧。让我们沉浸在这片几乎没有人声，没有砍伐声的寂静之中吧，那里有的只是鸟儿的歌唱，或者是它们在发现天敌——鼬或松鼠——走近时发出的警报，有的只是既是捕食者又是被捕食者的无以计数的蚊虫的嗡嗡声，一头熊在树干缝中舔蜜的低吼声以及蜂群在护蜜时发出的嗡鸣声，或者是一只被恶狼撕咬的鹿的垂死哀鸣。

在水汪汪的沼泽地里，一只野鸭钻入水中，一只天鹅张开它那巨大的翅膀扑打着欲上蓝天；水蛇在苔藓上静悄悄地滑行，或在干树叶上发出沙沙声响；坚挺的草在沙丘高处迎着海风颤动着，那大海尚未被任何浓烟、任何燃油污染，也没有任何的帆船在它上面航行。有时候，在远海处，一条鲸鱼喷起一根高高的水柱，一群海豚在船的前方欢快地跳跃着，船上满载着女人、孩子、日用品和顺手操上的鸭绒压脚被。那是 1914 年 9 月，我当时是同家人在一起，乘船假道英国返回没有遭到入侵的法兰西；但那个 11 岁的女孩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种动物的欢愉是属于一个比人折磨人的那个世界更加纯洁、更加神圣的世界的。

我们的话题又转回到人类。让我们镇静下来吧，让我们同天空穹中那美丽的星球——那始终在旋转的地球一起转动吧。太阳在烘烤着那薄薄的活泛的地壳，让蓓蕾绽开，让腐尸发酵，在从土壤中汲取水汽，然后再把它蒸发掉。随后，一层层的雾气遮住了种种

色彩，压抑住了嘈杂声，用它那独一无二的灰色厚帘布遮盖住陆上平原和海中浪涛。雾去雨来，拍打着无数的树叶，落入土中，被树根汲取 狂风吹弯幼树 刮倒树干 呼啸而过 横扫一切 最后 又恢复了寂静无声 茫茫一片雪野一望无际 除了鸟兽的蹄、爪印迹 别无任何痕迹。月夜，有光影在移动，无需一个诗人或画家去观赏，也无需一个先知知晓某一天，一些各种各样的硬壳昆虫会闯到那上面去。而当月光不太明亮时，星星便在闪烁，它们几乎像今天那样各就其位，但相互间并未被我们连接成想像的那种正方形、多角形或三角形，没有被命名为什么神仙和猛兽的星座。

但是，几乎在各地都已经有了人了。但人还是星星点点、偷偷摸摸的，有时候被那些附近的冰川的最后移动所侵扰，他们在这个没有洞穴，没有岩石的土地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他们是捕食王，捕食动物，砍伐树木，设网埋桩；他们捕捉大候鸟，晒干冬贮；他们是建筑师，用树枝圆木搭建房屋。这些“狼人”、“狐狸人”、“海狸人”，他们把动物所有的才智都集中于一身，犹太教的传说谈到他们时说大地不肯把自己的泥土送给上帝去把他们做成人形，而阿拉伯的传说谈到他们时则说动物们看见这种赤条条的虫子时会发抖。人带着自己那些不管如何评价的能力，在全部事物中构成一种异常，他们有着令人生畏的天分，既比所有动物都好，又比它们都坏，而且，他们还具有既可怕又卓越的选择才能。

动画片和科普读物向我们展示的那个亚当是个无名鼠辈，一副浑身长毛、手举大棒的野蛮人模样。犹太基督教的传说说，原始

状态的人在一座美丽的花园的浓阴下悠然地漫步，可我们离这个传说甚远，而离米开朗琪罗的亚当更远，他笔下的亚当接触到上帝的手指而觉醒而渐趋完美。毫无疑问，他们是野蛮人，但这个野蛮的普罗米修斯却发明了火，发明了熟食法，发明了用木棍蘸上树脂夜晚照明。他们比我们更会区分可食性植物和有毒植物，更会区分什么是非但不能食用而且会让你做噩梦的植物。他们发现夏季日落更偏向北，某些星辰在围绕着天穹转动 或者有规律地沿着黄道十二宫运行，而另外的一些星辰则相反，毫无规则地任意来来去去，在一定数量的朔望月或季节之后重复这类运动；他们利用这种知识夜间或昼间出行。这些野蛮人还创造了歌曲，那是劳动、欢乐和痛苦的伴侣，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人几乎完全不会唱歌了。当你观赏他们壁画中的伟大节奏时，你就会认为捕捉到了他们祈祷或念咒时的旋律。对他们埋葬死者的那些地毯所进行的分析证明，他们通常把死者放置在一些图案复杂的花地毯上，与我小时候那些老妇人铺在仪式队伍经过的路上的地毯好像并无太大的不同。这些史前的皮萨内洛^① 和德加^② 们了解艺术家的奇怪的强制性，把自己脑子里、眼睛里和手里所产生的一群形象与真实世界熙攘纷繁的面貌重叠在一起。

自从我们的人种学家们工作的近一百年来，我们开始知道存在着一种原始的奥秘和智慧，并知道萨满^③ 们冒险闯入一些类似

① 皮萨内洛 约 1395—约 1455) 意大利画家、雕刻家。

② 德加 1834—1917) 法国画家、雕刻家。

萨满：即萨满教巫师。“萨满”一词为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后为萨满教巫师之通称。

于荷马^①的《奥德修记》或但丁^②夜间走过的那些路径。只是出于妄自尊大，我们总是不愿承认过去的人类与我们有着相类似的感知，以致不愿在他们的洞穴壁画中看到除了实用性幻象之产物的其他什么东西——一方面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和另一方面的人与艺术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加地复杂，而且走得更加地远。同样的蔑视可能还有，比如在对待大教堂上就存在着鄙夷不屑，认为那些大教堂是与上帝的一笔大交易，或者是被专制贪婪的教会强加的苦役。把这些简单化留给奥迈^③吧，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去假设，一个史前的巫师在一幅满身中箭的野牛像前，会像一个基督徒面对供奉的羔羊时感受到同样的恐慌与虔诚。

这就是那些新石器时代的能工巧匠和适应者，他们与我们顶多相距 300 代，他们很快将被研制铜铁器具的“技术专家们”追赶上；这就是那些手工匠人，他们在完成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人一再用手所做的动作；这就是高脚屋和干砖墙房屋的建造者；这就是把树干挖空做船或棺木的制造者；这就是那些村民，他们的后院里有狗 有蜂箱 有石磨 这就是那些放牧人 他们同变成家畜的动物们达成过协议，但最终还是撕毁协议，杀死它们；这就是那些利用马匹和马车为己所用的人。想必是饥饿、失败、冒险的乐趣以及再过 500 年蛮族入侵时将自东向西刮的那同样的风，把他们

荷马相传为古代希腊两部著名史诗《伊利昂记》（一译《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一译《奥德赛》）的作者。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神曲》为其代表作。

奥迈：法国 19 世纪著名作家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中的一个 人物。

驱赶到了这里，如同他们的先驱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如同他们的后继者有一天将会做的那样；这些人中所剩下的稀稀落落的人，周期性地沿着这些海岸聚集起来，犹如暴风雨过后，在这些同样的沙丘上，被海浪冲到岸边的海藻、贝壳和木头形成长长的堆积物一样。这些人都同我们很相像，把我们与他们放在一起，面对面，我们就从他们的相貌中看到从愚蠢到聪颖，从丑陋到美丽的同样的特征。与丹麦铁器时代同时的那个托伦人，脖子上套着绳索在沼泽地里变成了木乃伊，似乎当时思想正统的公民都把他们的真真假假的叛徒、逃跑者、软弱无能者统统扔进了这个沼泽地，以祭献某位仙女。这个托伦人有着一张可能是最聪明的人的脸，他一定是在傲慢地审视着审判他的人。

后来，突然有了一些声音，说着一种在今天仍尚存在着一些孤立的词汇、发音和词根的语言。他们同我们说着一些同样的词汇，诸如沙丘、粪便、股线、石磨什么的。那些大声嚷嚷、吹牛神侃、寻衅打架、寻找出路、杀人劫道、举刀打仗的克尔特人，头戴羊毛风帽，穿着挺像我们从前农民穿的那种罩衫和运动 T 恤，后来又在革命时期的长裤汉们中间十分流行的长裤。这些克尔特人，也就是高卢人（古代的作家们在使用这两个词语时并不加以区分），被博学者的沙文主义牵着鼻子，与其兄弟日耳曼人反目为仇，这种同室操戈一直持续了 25 个世纪。这帮浮华且无赖的年轻人，喜欢骏马、美女、漂亮的手镯和侍从，用战俘换取意大利或希腊的葡萄酒。古代传说称，在他们的早期岁月里，这帮气势汹汹的家伙在北海的低矮海岸边曾举着大刀冲向威胁着他们营地的海潮。这一小撮向大海挑战的人让我回想起我们儿时所醉心的那种围城游戏，也是在这些同样的海滩，在同样的灰濛濛的天空下，在我们的那些被海水悄悄渗透的海

沙城堡里，我们举起代表着各个不同民族图腾的破旗，誓与城池共存亡。我们学校的教科书一再地说，这些胸怀坦荡的高卢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天会塌下来。我们比他们更勇敢或更悲观，因为我们自1945年以来已养成了习惯 时刻准备着 看到天塌下来。

历史总是从现在写起的。20 世纪初法国史的第一张图像总是一些蓄着胡须的武士，旁边有一个穿着白袍的德落伊教^①祭司 它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帮土著人——肯定是很高尚的人，但却事先注定要失败——不管愿意不愿意地被一个文明化了的强大国家多少有些粗暴的关怀推上了进步的道路。被绞死的韦辛格托里克斯^② 和刚从地下走向公开的被处决的艾波尼娜^③ 被认为是有得有失。对于《评传》颇觉费解的学生有点惊奇，这种对几个善良的蛮人的胜利怎么会给恺撒的秃头上戴了那么多的桂冠。由泰鲁阿纳的英兰人组织起来的那 50 000 人和被卡塞尔的梅纳比安人号召拿起武器的那两万人却在表明，即使在高卢这个偏僻的角落里，一架类似我们的那种军事机器与更容易被伤害但却是更加灵活机动的这片广阔天地之间的决斗是什么样的一种景况，这片广阔天地也有千年的历史，但却几乎停留在海格立斯^④ 和埃旺德勒时代的希腊和罗马。军团深入的这些无路可通的地方是个巢穴，但并非几个原始穷苦人的巢穴，而是一个繁殖力很强的种族的巢穴，

德落伊教：古代凯尔特人巫师宗教、哲学和教育体系，包括早期凯尔特，也许是史前凯尔特人的信仰，其中有灵魂不灭的信仰。

韦辛格托里克斯（公元前 72—前 46）高卢人头领。

艾波尼娜：高卢女英雄，于公元 79 年死于罗马。

海格立斯：一译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

他们在上几个世纪中，不止一次地扩展到罗马和地中海的东边。我们感到这将像一艘美丽的石舫下面的水一样，在罗马统治的那四百年中，在不停地流动着，这是一个史前的中世纪，不期然地与我们的中世纪相会合：我们能辨认出那些森林中的巨梁和木桩塔楼以及那些茅草屋顶的陋舍的村庄。驻扎在遥远边关的高卢罗马外籍军团的士兵们都是那些梦想到埃及去淘金寻财的雇佣兵和拥向小亚细亚的托勒密人、加拉茨人，他们也是后来的十字军士兵的父辈。隐修士们在橡树林中将代替准备永远迁移的德洛伊教祭司们。在林中捕猎母鹿及其鹿仔的传说由了解原始时期^①的母亲们口头传诵着，人们在悄悄地说着被吃人妖魔吃掉的孩子，被水中女妖偷走的孩子，以及被死神和海外敌人掠走的孩子。

事实就在眼前：恺撒放火烧毁村庄的火光映照比埃斯瓦尔家族、迪弗勒斯纳家族、纳维尔的巴埃尔家族、克里纳韦克家族或我所出身的克莱伊昂古尔家族的祖辈们遥远的面孔，但杰出的军事家不久就不再焚烧村庄了，因为草屋的火光和烟雾向敌人暴露了自己的动向。我隐约看见有人表示赞同他们很精明，知道征讨将扩大向罗马的出口：他们喜爱那里的熏火腿和别人给他们送来的活鹅、油浸鹅，那些活鹅由一个牧童赶着不紧不慢地扭摆蹒跚着；他们赞赏阿特雷巴特人的作坊里纺织出的美丽的羊毛织物；他们称颂鞣制得很好的用于制作腰带和马鞍的皮革。我也听见开明之人的赞同声，他们更偏爱罗马的修辞学校而不喜欢德洛伊教祭司们的学校，因此他们努力学习拉丁文，那些大地主们也表示赞同，他们急于把自己的凯尔特名字改为罗马公民的名字，而且为了

指没有文字记载但有传说的时期。

他们的子孙（如果不是为他们自己的话）而梦想着元老院和元老们穿的长袍。而那些思想深邃的政治家们已经在掂量罗马和平的好处，这种和平确实将给战争恐怖几乎不断的这个地方带来 300 年的安宁。

而说“不”的人则不算多：他们预见到法国军人在中世纪对领圣体者的大屠杀，预见到宗教改革下的放逐者和受难者，譬如那个马尔丹·克里纳韦克（他可能是，也许不是我们的一位近亲）他在乌鸦山附近的巴伊厄勒被砍了头；他们还让我们预见到 1793 年的流放者们都是忠实于波旁王朝的人，如同我们的祖辈在 100 年前曾经忠实于哈布斯堡宫廷一样；还有那些胆小怕事的 19 世纪自由派资产阶级，他们像我的叔祖父辈中的一个，把他们对共和派的同情像隐瞒恶习似的掩藏起来；还有那些难以相处的人，譬如我的祖辈比埃斯瓦尔，他在 17 世纪时就拒绝别人在他的名字上加上“德·奥齐埃”，因为他认为这是法国国王想从他那儿掠取金子的又一个花招。这些人中有坚定不移的信徒、猎人、无赖、倔强的议员和永远被放逐者，他们在恺撒的年代里同他们的阿特雷巴特首领柯姆一起藏于布列塔尼，过着来往于比利时海岸和未来的英国之间的流亡生活。后来，他们又加入了克洛迪乌斯·西维利斯的运动，此人是巴塔维抵抗者，其组织一直延伸到我们这里。我们见到他们像伦勃朗画笔下那样躲在某个灯火昏暗的地下大厅里，一边高举从莱茵河和亚历山大里亚作坊进口的漂亮酒杯，怀揣着蛮族的首饰，品尝自己粗野的奢华与危险，一边在微有醉意地诅咒罗马的灭亡和自身的死亡——这也许更容易实现。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既小心谨慎又难以对付的种族的某些特征：无力团结，除了在当时的战火之中，这是克尔特老妖婆们的礼

物；拒绝屈服于任何一个政权，这部分地解释了弗朗德勒的整个历史；常常因对金钱与享乐的贪恋而被打败，这种贪恋使之安于各式各样的现状；喜欢说漂亮话和荤笑话，对性充满渴求，这是世代相传下来的对生活的一个坚定的兴趣，它构成了惟一不可剥夺的遗产。当上司回意大利去照管政治的时候，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率领军团驻扎在这里，忍受着连绵冬雨的折磨。他也像另外那个人一样，借机享受着丰满的美女们。于是，1914年的美国军官们惊讶中略带点警觉地发现，她们简直像酒神的女祭司们一样地狂热。他们中的一位说，在这个肉欲横流的主保瞻礼节^①的地方用不着去强奸。

要很好地了解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他们所信奉的神明。我们隐隐约约地瞥见特塔代斯、贝雷诺斯、高卢或日耳曼圣母、掌管生死命运的三女神之一的帕尔卡、灵魂的指引者和类似大力神的月亮神，以及慈母般的纳阿拉尼亚——人们在泽朗德岛港口启程和上岸都要祈求她，甚至在海岸线更南边她也被奉为神明，还有埃波娜，她是辕马和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小种马的女王，她侧身坐在女用马鞍上，双脚踏在一块窄木板上。不过，我们所具有的对他们的想像，是他们并未定型时的希腊—罗马神的模样。我们在巴威发现的那些教堂装饰物几乎可以肯定我的祖先曾在它们的面前祈祷过，它们与帝国国土上几乎随处可见的迷信物品相比并无特别之

主保瞻礼节：又译保护神节，保护圣徒节，在尼德兰起初每年为庆祝地方保护神的节日而举行的户外庆祝会。

处，高卢工匠的笨拙在其上随处可见。当你想到在最初的凯尔特钱币上已然显见的极其特殊的才能时，当你想到让动物形态逼真，或让植物伸展和交织的这份在基督教时代着色画师们和中世纪的画家们中将再现的天赋时，你不会怀疑如果这些人自己愿意的话，是能够让他们的神明们活灵活现的。也许他们更喜欢让诸神若隐若现，刚刚从石头中露出而又重新钻入石头中去，与无形的土壤、云和风的嘈杂的声响交织在一起。祖先的这种拒绝中的一点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数百年后破坏偶像者们会那么的愤怒。“人们不该给予上帝一个形象。”一天，一个佃户在同我一起走进弗朗德勒的一座教堂，兴趣索然地看着不知是哪位圣父时对我坦诚道。

在这个恺撒甚至是他之后很久的圣一哲罗姆都看做是偏僻的角落的地区，德洛伊教祭司们的足迹极其罕见；但自从我们知道卡尔纳克竖起了那些庄严的石头和史前一位名叫勒柯尔布齐埃的人雕凿的那些斯托纳昂杰的独石大门提前填上了槲寄生植物以来，他们的足迹几乎变得到处皆是。这些安顿于比他们自身更加古老的一些圣地中的教士们让人想到那些把大教堂倒空之后再使用它的新教教徒们，或者让人想到那些把罗马的庙宇基督教化的基督徒们。不管怎么说，卡尔努特人的那座城市，也就是沙特尔，他们的聚会之地，离比利时的高卢太近，所以他们的影响势必扩展到这些低洼之地和沙丘的这儿那儿。正如我父系中的那些尊敬的神父和教士们有一天要去勒芬，去巴黎，甚至去罗马研修一样，一些未太受到其氏族中人的激烈生活引诱的年轻梅纳比安人，有时候大概要按照大陆的凯尔特人的习惯，去布列塔尼岛的德洛伊教修道院研习。他们熟记了描写宇宙起源和系谱的那些内容广博的诗，那是种族科学的宝库；人们向他们披露了转世投胎的种种模

式，这个数据之所以吸引他们，是因为它表面上顶多是与构成我们与一切关系的有机生命的其他种种现实（譬如吞咽、消化、交媾、分娩等这些我们因习以为常而并不感到奇怪）一样地荒谬而已。人们教给他们各种植物的功效以及进行神意裁判^①（不论其是真是假）的方法，因为上帝的审判首先是诸神的审判。在某些节日，他们将观看壮观的烧死用籐笼装着的动物和人的场面，如同在基督教时代至少直到 17 世纪末叶，在掩盖同样的残酷的另外一些借口之下，一些被认为有罪的男女和被认为不吉利的动物被成百上千地活活烧死。也有可能教他们学习一点希腊文，因为这些我们觉得在钻研一种可敬的史前史的神甫，在用这种语言通信。被恺撒带到罗马的那位高卢德落伊教祭司第维西阿库斯常与西塞罗讨论哲学，他似乎就是在城里晚餐的那位高级教士的原型。

人们想知道这个种族把自己的原始神明换成来自巴勒斯坦的救世主的确切日期，想知道在什么时候，远在瓦朗蒂娜们、女王们、约瑟芬们以及我所出自的阿德里安娜们之前的那个家庭主妇让一个比她更具先进思想的丈夫或儿子把青铜小家神们拿到了铁匠铺里——好像后来又做成锅子或煎锅拿回家来。除了例证表明的人们把蓄着胡须，穿着厚呢长袍的神明装扮成圣徒，其他的一些叛徒（因为改宗者总是某种事业的叛徒）更加尊重失败的事业，他们把小家神们虔诚地埋在地窖或花园中的某个角落，我们发现的就是这些长了铜绿的神明。严格地说，富有异国情调的一种神明渗入这些地区已不是第一次了，一些意大利商人在他们的小商品中已

中世纪条顿族等施行的裁判法，如令被告将手插入火或沸水中，若不受伤，便定无罪。

已经夹带了一些爱西丝神^① 和阿尔波克拉特神 ；一些老兵从他们的驻扎地带回一尊小密特拉 。不过，这些更随和的神明并不要求排除其他的神。人们甚至可以猜想，一些过于执拗、不肯放弃自己美好的古老宗教的异教徒，在这些乡村中一直坚持到公元 6 至 7 世纪。必须善于区分那些早在信奉新的宗教还是一种英勇之举的年代就改变信仰的人和已经认同时而随大流的那些人。

历史上最革命的那两个时刻可能一个是一个印度苦行者明白了一个清除了任何幻想的人会变成自己命运的主宰，走出尘世或者待在尘世只是为其他的人服务，甚至超越诸神之上，另一个是几个或多或少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在他们的拉比^④ 中认出了一个自愿介入生活中的神明以及人类的苦难，他被世俗和宗教当局所谴责，被地方警察在准备着维持秩序的军队的注视下处决。我们暂时先别讨论佛教智慧，我到二十岁左右时才接触它。至于闻所未闻的第二个奇事——对基督的狂热，它鞭挞着人类的所有教诲，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受其影响，所以人们难以相信它那么深地渗透到那些高卢—罗马改宗者的心中。肯定有这么几个纯洁的心灵在向‘山上宝训’敞开心扉。在我的一生中，我自己就看到过有两三位这么做过。不少惶恐不安的心灵沉醉于那些在当时也充盈于世俗信仰中的墓外拯救的希望。大部分人则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做帕斯卡尔那种粗俗的打赌：人们在交换时会失去什么？

爱西丝神：古埃及神话中司婚姻、农业的女神。

阿尔波克拉特神：希腊和罗马所崇奉的埃及沉默神，系一吮吸手指的小孩形象。

密特拉：古波斯的太阳神。

拉比：犹太人对师长的尊称。